

# 後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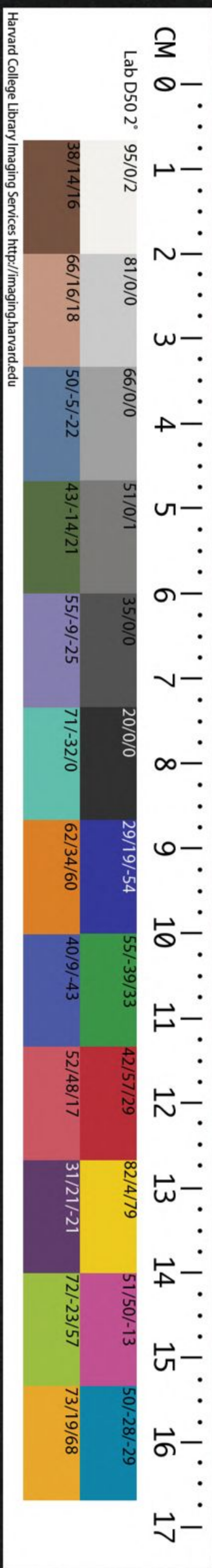
## 卷七十七之八十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75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後漢書卷七十七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公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

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班超傳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

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

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  
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校書郎解  
見班固傳超與母隨至

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

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

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

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左

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

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

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

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

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

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

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

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

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

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

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

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

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也欲

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

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  
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  
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  
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  
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  
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  
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  
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  
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  
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

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  
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

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  
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  
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  
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  
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

莎車遂雄張南道

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  
與婁婁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

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  
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

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雄張猶熾盛而匈奴遣使監護其

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

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

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駟超密知其

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

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

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

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

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及茲音沮惟及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為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

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

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

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

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

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

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

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

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

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

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

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

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

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

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

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

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

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

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

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

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

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斬首七百級超欲因

此巨平諸國巨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

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

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

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

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

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未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郵支單于侍子為郵支所殺張騫武帝時

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

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子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

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鉞刀一割之

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兮鉞刀為利前世議者皆曰取三

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

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

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右臂也西伐大宛結烏

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

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

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

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

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

通效循驗也西河舊事曰葱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

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

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

也敦煌今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

王特為龜茲所置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既非其種

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

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

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勲祖廟布大

喜於天下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書奏帝知其功可

萬曆一十四年刊

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

番音潘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

烏孫兵疆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

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

妻烏孫贈送甚盛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

帝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

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

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

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

餘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

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

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

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

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

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

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

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

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

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

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今立元貴

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

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

萬曆二十四年刊



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二至至解見寇榮

傳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

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

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

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

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

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疾病也卹憂也

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快意留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

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

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

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

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

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

齋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

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

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密與

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

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張

音竹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  
亮反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  
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  
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  
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  
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  
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  
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  
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  
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

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因求漢公主超

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  
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  
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  
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  
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  
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  
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  
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  
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

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  
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  
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  
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  
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  
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  
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長  
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  
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  
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

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  
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  
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  
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

度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

營大澤中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

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

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

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

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

或為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  
七十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  
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  
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馬耆王  
超留馬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  
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末  
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  
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多木  
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  
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  
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  
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馬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

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

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以西超遂踰葱

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繩而  
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列賓國之東也

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

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

耻以報將士之讐致猶至也蠲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

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  
其以漢中

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  
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

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

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  
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也

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

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

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

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

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二千六百

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

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及臣生

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

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

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

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

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

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

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

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日且七十

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

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

萬曆二十四年刊

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  
 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  
 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  
 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  
 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  
 而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上還之據國中為說也亦有  
 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

不進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

哀旬超餘年旬乞也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

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

衰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於是收而養之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

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

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

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

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

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

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

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胷脅疾，旣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賜使車，祭贈賙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

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

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狀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

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

謀事必就祖乃命虎臣出征西役毛詩曰進厥虎故匈奴

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

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

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

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

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

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

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

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



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  
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  
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  
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  
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  
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  
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漢人外孫  
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  
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  
司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

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  
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以勇

司馬故以將言  
將音于亮反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

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  
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  
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  
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  
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  
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  
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

後漢書卷之七 列傳 十一  
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

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柳中今西州縣

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

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軍就名也

首虜八千餘人

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

沒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  
王子加特奴爲王且音子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  
其種人爲王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  
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  
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  
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  
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  
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  
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  
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  
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  
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  
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  
免後卒于家

### 梁懂傳

梁懂字伯威

懂音勤

北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

父諷

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  
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

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  
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懂除爲郎中懂有勇氣常慷  
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  
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  
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  
馳赴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  
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  
城小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  
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懂旣入遣將急迎禧  
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

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  
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  
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  
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  
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  
懂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  
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爲諸軍援懂  
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州刪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

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縣名

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州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

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

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

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

置關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

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

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

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羽

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

襄陽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

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

韃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

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

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

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

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

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

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

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

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韃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

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

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

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

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勲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葱嶺雪山白龍

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懂亦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卷七十七終

後漢書卷七十八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 子 監 祭酒 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

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

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

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

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與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曹公孫會自

鄭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

秦政酷烈違猶

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

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

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

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

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

水旱之變皆應暴急重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

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邊加以比征凶

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戍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

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

盤庚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

饒守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

西三於邠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

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

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

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



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人饑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

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

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

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

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

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

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

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

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

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馬會終坐事繫獄博

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

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馬

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

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

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

新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

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

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

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

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若者甚之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

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

節馬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也

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

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

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

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既無長

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

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

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鑒念

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

豫後坐縣書誹謗懸音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

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說坐徙比地益部

傳曰終徙於比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帝東巡狩

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

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

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

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未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筭以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

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

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

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

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

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

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

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

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

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左

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

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為殺

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

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

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

而入於太廟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

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

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

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

萬曆二十四年刊

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

詩小雅曰翕翕訾訾亦孔之哀

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訾訾莫供

職也此訾音將徒反訛與訾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

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

諱詩外傳曰無為虎傳翼將

之人於位是

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

春秋保乾

為虎傳翼也

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論

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已利猶珠出於澤中誰

能不舍取以為已

老子

寶也吐猶出也

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

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河上公注

此最

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

左

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

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

早囊

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

囊以為

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

殿帷

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

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之財積

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

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

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

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

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大平其可

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脩身

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

萬曆二十一年刊

勞卹研精緻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王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

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

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

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

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劉放曰案文從當作從醜赴擊斬首

九百級羌眾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

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

因災異多所匡正益都者舊傳曰時詔問醜陰陽失序水旱隔拜其設銷復與濟之本醜上

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二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

時禁抑損奢侈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醜及尚書令

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醜前與河

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

釋卒於家益都者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

醜醜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醜繫獄著援神鉤命解詁

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初醜之為大匠上言孝文

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

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典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

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宣

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帝

上親臨決馬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名

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光武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

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

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

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

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

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

###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

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

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

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存梓

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為孝感之應詩寶憲

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

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

手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

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

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

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

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

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

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

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

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

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

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絕也

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

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

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

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

所遺脫時人竒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

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

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穎川綸氏都亭亭長胡

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

時嘗詣彭丞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

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

之○劉放曰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案吏當為

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

之不同上計有史有掾也大將軍梁冀

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

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見永興

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

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廷熹中武陵蠻復寇亂

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

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

樵爛以刑國耻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

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駮犀方具劍

金錯把刀劍革帶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  
各一奉其勉之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  
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  
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  
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漢  
貪憚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



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

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

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

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

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少

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

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

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

掾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幕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

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讐敵若烏桓

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

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

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

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

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

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

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

外夷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

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

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勵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

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與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王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王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治次王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

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為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持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于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朝氏之父非

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

其宗前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為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為鼂錯贊詞

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無由計慮耳語見史記樂布傳贊也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

夫游吉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王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入議求生之

萬曆二十一年刊

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豈有王次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

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勲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惟

悴國事實謂二王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

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諝傳也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

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

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賞

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

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

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

辟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

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

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

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

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

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復重音定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

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

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  
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

衷

繫音烏弓反

心焉憤邑聊以藉手

藉音自夜反

昔鄭人以

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縹十重夫觀

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

尹文子曰鄭人諱玉未琢

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

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

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繫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

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

也緹音襲緹赤色緹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縹謂鮮明之衣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

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

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

姜無棄蕉莖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是用

取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

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

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

舊章埋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

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

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

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

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與後世服其洽聞

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

鄴弟子瑒瑒並以文才稱

華嶠書曰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瑒志曰瑒字德

神場弟璩字休璩咸以文章顯也

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

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

場七世通顯

應順將作大匠子豐江夏太守豐生柳武陵太守柳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劭弟珣司空掾珣子場曹操辟為丞相掾

### 霍諝傳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

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

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

舅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

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

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

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

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弒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

殺是以君子加弒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

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

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弒其君趙

盾曰天平無辜吾不弒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此仲

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

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

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

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眾竅毛髮之狀未有不

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

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

萬曆二十一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六

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謂

依常轍無所規求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

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

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

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史記蘇秦曰饑人之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

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

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

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

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宮是

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

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

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

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

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

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間門壞父老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

興者至子定國為丞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諧才志

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

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民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

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入為尚書

萬曆二十四年刊

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  
詰請與尚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  
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  
為河南君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  
守

###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  
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  
掾范滂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漢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  
令吏卑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  
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  
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  
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

為惡是謂中人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

闕矣

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  
曰小臣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  
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  
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脩檻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

直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



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  
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  
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  
有邪僻則畧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  
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  
下媒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

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

慎其性孺子其朋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

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弒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於此婦人

如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

媽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

之事卒延年被戮媽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

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

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媽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媽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臥起出入

永巷以姦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

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

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

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

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七

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官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與字驥

徐璆傳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

邊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

袁山松曰璆少履清高正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

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

執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

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

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

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為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

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衛宏

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王群下莫得用其王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

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絨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

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益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維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

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後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擊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

至此時璆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得而獻之

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

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

為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

通而終之以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

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

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

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子產有辭者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

萬曆二十四年刊

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一應克聰亦表汝墳鄭  
璩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注周禮曰墳翟醜詐懿霍諂請舅延能訐帝璆亦悟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後漢書卷七十九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

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大學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大學觀天

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

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

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

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

傳者蔡邕人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為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

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楊雄

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

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願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而符

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

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其指訐時短，討適物情，討，攻也。適，責也。足

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

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外各繇謨曰二曠庶官天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

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己力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

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商周

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詩大

王孫子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自

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坑趙卒四十五

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虛於人也息夫董賢主

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

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

及矣易繫辭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魏必亡矣天

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鑿所以自照也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

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

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  
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  
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  
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  
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  
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  
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  
刀都市趙將李牧為韓蒼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豈非無  
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  
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  
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  
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  
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與幾何其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

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

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强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今舉俗

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

邑游手爲巧謂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

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今察洛陽資末業

者什於農夫虛僞浮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

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

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

寒饑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

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

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

於疆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

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

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

並節卦彖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七月之詩大小

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關風

之注小謂索緇之類自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

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合任爲相合或以游博持

掩爲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丁夫不扶犁

鋤而懷丸挾彈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

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

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

詩陳風也婆婆娑舞貌謂婦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

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



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

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

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

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

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

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

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

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

坐食嘉穀消捐白日作損或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

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

義曰

綈也綈革鳥常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

奢過王制過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

今壘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笥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

布也統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

有竹子布又有葛馬雖精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

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笥中黃潤一端數

金盛弘之荆州記曰柿歸縣室多幽閉其女盡織布至

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犀象珠玉虎魄璠石山隱飾金

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

枕出蜀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璠璠似龜而窮極麗靡轉

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窮極麗靡轉

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

竟道蒼頡篇曰斬衣車駢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

萬曆二十四年刊

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

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軒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雖

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易繫辭之言也桐木為棺葛采為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

猶蔓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

柁檇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

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音稿

乃巨及是坤蒼爾雅曰櫟櫟音而注云櫟似櫟檇而痺人恐非棺槨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邊遠下土

亦競相放效夫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

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

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

敦煌費力傷眾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

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脩之夫子

泣曰古不脩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

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及鯉也死有棺

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無椁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明帝葬洛南皆不藏

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王匣櫛梓榭柎多埋

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

侈案鄙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鄙東南杜中無墳隴

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

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

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不君

左傳晉陵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

君子以為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

華元樂舉於是不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

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曰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

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

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

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

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

於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今以大漢之廣

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

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

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

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

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為疏

附賜也為奔走師也為先後由也為禦侮其能各不同也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

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

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

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王以石洗金以鹽詩小雅曰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焉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

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疆衣飾衣飾謂裝飾以成其

過也衣音於氣反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

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

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

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

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

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

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乃君明民靜而

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

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

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閭下

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

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

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

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

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

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聞而怪曰

民廢農桑遠來謁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

難元如神

希申訴空今當作今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

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

說文曰舖謂日加申時也今謂晡字

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

虧天下豈無受其饑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

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

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

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

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

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

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

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  
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  
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  
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  
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  
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  
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  
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  
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  
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

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  
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  
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  
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  
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  
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  
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  
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惡言者皆知赦之不义  
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

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賊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童稂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救之彼宜有汝反脫之毛長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

於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順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桔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謂第五倫也為司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

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  
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  
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 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  
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  
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

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

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

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并冀之士皆以是異

統異其有知人之鑒也統性倣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

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

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

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

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

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

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奴良朋萃止則



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

遊戲平林踟躇猶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

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際旱之名也為壇而舞上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闈房思老氏之玄虛

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

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

儀錯綜人物彈商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

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南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

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求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美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

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

論衡曰蟻蟪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蟬之去復育龜之

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蛇音式銳反爾雅曰騰蛇

有鱗廣雅曰有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

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霄摩天

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

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

枝一日居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

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

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

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柁船尾也音徒可反敖

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

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

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凡三十四篇十

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

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也襲字熙伯

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畧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

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

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

去就疑誤天下盖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

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

耳繼勒也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

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凶詈腹詛

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

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

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

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

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

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

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責育百萬無所復奮

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

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宜淫上下

同惡左傳泄治諫陳靈公曰公卿宜目極角觝之觀耳

窮鄭衛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

以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入則耽於

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

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信任親愛者盡佞

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

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

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

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

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

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

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

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

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

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

蒲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徒眾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附親也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史記曰轉轂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

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琦瑋必俟盈尺也

馬牛羊

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

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

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

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

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

樂而居窮苦

舍音式者反

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

邪

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

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

厭之禍也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毛長注云踟曲也躋累足也

逮

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

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

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

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絜為諱惡設智

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

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

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

政始皇名

屠裂天下吞食

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則又甚

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年一十計

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

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

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

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

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

七十八人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

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

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隳時白骨膏野兵

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

方既寧萬不存一也

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

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中間之亂尚不數

也三起謹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

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

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

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

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

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

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

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

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

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

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沆穢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  
 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  
 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  
 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  
 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  
 弈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  
 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  
 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周郡田畝連於  
 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  
 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緹綸一采  
 宛轉繆織長丈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

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不為編戶一伍之

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

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執力

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

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

自理雖亦猶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

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

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

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猶

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

安得不至於死哉

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昌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

也死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

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

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

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

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

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

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

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

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

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

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

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周禮大司

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

也尚書曰教爾祥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

小人之道也

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

然則寡

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

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

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

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

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

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

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周禮曰凡左版

也以版也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馬法曰

步百為畝富之家以財勢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長以興

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

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

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修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

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

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

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

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

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

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

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

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

矣拱執也押檻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



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

事無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決也三代

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

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

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

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鳥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

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

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

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

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

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

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

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旣失

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

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謂自

拘束而絜其身者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

去音欺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

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穿

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穿穿地陷獸盜賊凶荒九州代作

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

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徃役並起農桑失業

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

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

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

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

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

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

云餓死者曰莘莘與舜通音皮表反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

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

貊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也貊在北方其氣

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夫薄吏祿以豐軍用

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

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

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也祿

班未定劉放曰案文當作班祿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

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已

下未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

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謂副貳

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

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

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

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

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  
 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  
 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  
 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  
 彊臣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  
 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  
 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  
 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  
 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  
 夷撓音火高反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

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  
 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  
 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  
 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  
 居斯位邪檢柙為規矩也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  
 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  
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  
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  
 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

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

之分開引自裁之端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

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摔折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入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自此以來遂以

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

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

明哲君子哉

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

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

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勢異也

言

武奪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

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

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

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

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

病人謂萬姓困敝也

舉用

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

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

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

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

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

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此謂后黨彼謂

三公也詭  
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

尚猶遠也

大畧歸乎寧固根柢革

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

乖嘗試妄論之

謙不敢正言也

以為世非胥庭人乖轂飲化迹

萬肇情故萌生

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鵠居而鵂飲言鵠鳥無常居鵂飲

不假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

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

未足況其紆險

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

天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

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

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

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

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莊子曰玄聖素王之道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同其

致也施舍猶與廢也

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

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

用明居晦回次於曩時與戈陳俎參差

於上世

回次猶攜互不齊一也次音穴

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

而致化則一

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繪為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

日葛衣絺葛也

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

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

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

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

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

孟子曰矯

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故葛屨

履霜敝由崇儉

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

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

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楚楚衣服戒在窮

賒

詩曹風序曰蟋蟀刺奢也詩曰蟋蟀之羽衣裳楚楚

楚楚鮮貌也喻曹朝羣臣皆小人也徒

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賒奢同踈禁厚下以尾

大陵弱

踈禁謂防制大寬厚下謂封建大廣言周室微

大必折尾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

斂聚也言秦酷斯曹

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

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

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

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

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

宣孟愛之涕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

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宣孟改

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

其統乎

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豐舒曰趙衰

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

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

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

一隅之說

一隅謂一方偏見也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

者以柱下為誕辭

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

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或推前王之風可

後漢書卷七十九終

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

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限局以疑遠不

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音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

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

之路守一隅之精而不與俗推移也

後漢書卷七十九終

後漢書卷八十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皇明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

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傳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

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

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

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

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平縣

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

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

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

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

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彝六禮

數不同昔季氏設豕于王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性隱賊喜文法

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

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

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作文殺儀家屬吏捕得

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

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

十二年封鈞六弟澗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今在豫州真陽縣西南也

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邳侯千秋為新平侯

高亭侯也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復坐削圍

宜祿扶溝三縣圍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



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  
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  
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  
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  
惺靈帝熹平元年惺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  
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謂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  
是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劉  
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  
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  
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

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乘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

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疆弩數千張出軍都

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

完百姓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眾

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

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

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

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

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

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

萬曆二十四年刊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列傳 三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陽兵  
烏相所略云

###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

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

曰賜號未

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

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

可以封乃徙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

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

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竹邑縣屬沛郡

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邕字傳寫誤也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醜醜

自殺

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醜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醜馬廐醜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

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

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

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

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

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

知名以公正稱脩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爲陳寃

得申高第爲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

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毋丘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

恭立四十六年薨

東觀記曰丙爲都鄉

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爲鄉侯

侯國爲安鄉侯恭孫順爲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

丁爲魯陽鄉侯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

東觀記曰

定兄據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龔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  
次毀柴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  
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  
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  
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  
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  
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  
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

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

今德州舊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

東也

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

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章初妻

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

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

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傳婢李羽生為小

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鄆二縣

鄆屬鉅鹿郡鄆音羌堯反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

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

脩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

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

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

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覲姑也言面姑然無

媿姑音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

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大姬

不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

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

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議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

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

貶長爵為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

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

刊太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長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

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愆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呵為

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延光

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

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

年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

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

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

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

全椒今滁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邛有罪

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

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

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並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

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邛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

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

風拜授印綬焉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

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

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

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

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 梁節王暢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

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

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

郡四年徙為梁王以陳留之鄆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

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陽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

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巴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

帝崩其年就國暢性

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卜

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

中則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

暢數使卜筮

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

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

荅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

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

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

曰臣天性狂愚生長深宮長養父母之手信惑左右之

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

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

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

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

曲平曲法申恩

平處其罪

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

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

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

誠無氣

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

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

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

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  
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  
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  
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  
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  
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  
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  
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  
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  
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

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

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

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一日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

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

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

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

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末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

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

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

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末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

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豹立八年薨子

嵩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孤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於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



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十萬止諸小王皆當畧與楚淮陽相比付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

獸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

痾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齊陰並早歿黨惟荒忒

漢書卷八十終

漢書卷八十終

